

丁元昌 著
漓江出版社

962134

钱迷

内 容 简 介

小说描写了一位钱迷的故事。

仗凭着精明与手腕，他屡屡击败对手，成为巨富。

种种荣耀接踵而来：地位、名望、头衔、尊敬、乃至女人。他深感金钱的万能。

春风得意之时，他没想到，迎来的不是领奖台，而是狭小的审讯室和拘留所

.....

小说描写了现代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及起落无常的人生命运，展示了面对金钱的社会众生相。

目 录

一	舅舅同外甥的争吵·····	(1)
二	不费吹灰之力·····	(10)
三	雄心勃勃·····	(18)
四	一块大肥肉·····	(21)
五	父女之间·····	(28)
六	深谋远虑·····	(31)
七	迷人的诱惑·····	(35)
八	别无选择·····	(43)
九	终于跨出这一步·····	(49)
十	急于求成·····	(57)
十一	诡计多端·····	(63)
十二	女儿远离父亲·····	(66)
十三	各抒己见·····	(70)
十四	镇静自如·····	(76)
十五	我早就知道·····	(81)
十六	心事重重的病人·····	(86)
十七	捉弄·····	(94)
十八	固执己见·····	(100)
十九	争论不休的调查会·····	(105)
二十	毫不留情·····	(111)
二十一	无法通融·····	(118)
二十二	邂逅相遇·····	(126)
二十三	摸不透的心·····	(134)
二十四	商谈电视采访·····	(142)
二十五	以旧充新的买卖·····	(147)

二十六	逢凶化吉·····	(151)
二十七	盘问·····	(159)
二十八	被邀请的和未被邀请的 ·····	(168)
二十九	父子俩不同的人格·····	(174)
三十	舞厅建在哪里·····	(183)
三十一	我要结婚·····	(190)
三十二	不能同她结婚·····	(201)
三十三	外甥检举舅舅·····	(208)
三十四	软弱的女人·····	(214)
三十五	工商局局长陈兴·····	(220)
三十六	令人烦恼的身边琐事 ·····	(225)
三十七	要挟·····	(231)
三十八	狼狈为奸·····	(238)
三十九	柳暗花明又一村·····	(244)
四十	渴望真正的幸福·····	(256)
四十一	卢云的阴阳脸·····	(261)
四十二	姐姐对弟弟的谴责·····	(267)
四十三	找到了市委书记·····	(271)
四十四	小算盘·····	(275)
四十五	功成名就·····	(281)
四十六	一切都完了·····	(285)

一 舅舅同外甥的争吵

在那一排低矮的平房里住着五六户人家。家家门口都用破旧木板和油毛毡搭着一间简陋的厨房。本来就不宽敞的高低不平的弄堂通道显得更加狭窄了。但是，因为这儿离开马路有一段路，显得很幽静。这是唯一让人宽慰的。

五号那一家的门是用杉木板拼成的。因长期受日晒雨淋，热胀冷缩，门上露出了一条条手指般粗的缝隙。门的左面有一张方窗。窗上积满了灰尘，里面有块窗帘布遮着。门的右面是搭着的小厨房。里面放着一只煤炉、一张小桌、一只碗橱和一些杂碎物品。

卢建辛正在厨房里埋头切菜、煮饭。看上去她是个能忍受生活煎熬的女人。长年累月的磨练已使她成了一个顺从、娴静、懦弱的女人。她四十五岁模样，脸庞清秀，身材丰满。

夕阳收尽了最后一缕余辉。

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男子汉那种沉重、有力的脚步声。卢建辛听着这熟悉的脚步声，就知道弟弟来了。果然，传来

了他粗浑的呼唤声：

“姐姐，你在做饭哪？”

卢建辛急忙放下菜刀，一步跨出门槛，掠一下额前的头发，喜滋滋地迎着说：

“饭吃过吗？”

“忙得喘不过气来，哪顾得上吃饭！”他摇摇头，大大咧咧地叹道。

弟弟卢云已满四十岁，脸上还是红润油亮，头发乌黑，高大魁梧的身材，就像条水牛那样壮实。他站在门口，问：

“小敏还在大学里没回家？”

“小敏上大学啦？”

卢建辛抬起头来。小敏根本没上大学，一定是卢云弄错了。她有点不悦地说：

“你也真是太那个了，他在化工厂上班呀！”

“噢，他在厂里工作，回来了吗？”

“快下班了……你连自己的外甥是工人还是大学生都记不清楚，让小敏知道了，他准生气。”

卢建辛既有埋怨，又有无可奈何的情绪。舅甥俩每月难得见上一面。尽管是亲戚，却一点儿不合，舅甥俩仿佛是陌路人。虽然卢建辛和卢云是同胞姐弟，但他俩还是有点疏远，仿佛没有一点关系似的。她简直弄不清自己是怎么忍受过来的。现在弟弟是个拥有八十万资产的拆旧个体户。他办的那个华达拆旧公司在市里赫赫有名。姐姐在弟弟面前总觉得自己矮了一截似的。

卢云跨进吃饭间，在桌旁坐下，燃起一支香烟。卢建辛从厨房里把一杯刚沏好的浓茶端进来。卢云一来到这里，就要喝一杯浓茶，这已成了习惯。那一杯浓茶就把卢云从繁忙的杂事中解脱出来了。

卢云在抽烟，喝茶的这段时间里，卢建辛回到厨房，替他准备酒肴。她端着一锅洗锅水，走出厨房门，准备倒在外面泥地上时，见儿子吴心敏朝家里走来，就小声说：

“你大舅舅来啦！”

吴心敏没有吭声。他想起母亲说过这样的话：“你舅舅现在阔了，是个大人物，对他要有礼貌啊！要是我家像他那样发达，那多好！只怪你爸爸死心眼，硬要去开什么书亭，老亏本，赚不了钱，要不是你舅舅常借钱给我们，我们怎么过日子哟！”不过，吴心敏也可以把母亲的话理解为：“你是他的外甥，千万不能说舅舅不是。”也许母亲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可对吴心敏来说，他是非常讨厌这个舅舅的。他不愿意自己的喉咙被别人掐住。

吴心敏根本没有去灶间同大舅舅打招呼，轻轻地走进自己那间小房间，脱下了外套。对于这个想来就来的大舅舅，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卢建辛离开了厨房。她穿着自己做的浅灰色罩衫和咖啡色裤子，显得丰满、漂亮。虽然她的身材并不高，但显得匀称，具有一种自然美的魅力。她脚步沉重地来到儿子面前。

“小敏，你明明知道大舅舅来了，怎么不去叫一声，一个人躲在里面呀？”

吴心敏当作没听见，没有回答。他对母亲总有点不满。大舅舅根本不把他的亲姐姐放在眼里，母亲却百般殷勤地伺候他，多没志气！

“快去一下呀！”母亲又催促道。

母亲心里清楚，儿子不愉快。只要大弟弟来，儿子一定不大高兴……这种情绪似乎已成了固定的程式。是什么原因呢？直到现在她都没法弄清楚。她知道儿子不喜欢大舅舅，但是卢云是亲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想到亲人这一点，卢建辛安心了。虽然他放高利贷，但如果没有他借的钱，自家的书亭就开不了。这一点，卢建辛比谁都明白。卢建辛觉得，唯有用这个原因去融化儿子那颗冰冷的心。但是，吴心敏面对卢云确是自己亲舅舅这一事实，内心反而更痛苦。

母亲在隔壁向舅舅劝酒。听到母亲献媚的声音，吴心敏心中越发憎恨起舅舅。对亲姐姐家还放高利贷，真是心狠手毒的家伙。窗外渐渐暗下来，吴心敏失神地望着漆黑的天幕上镶嵌着的星星。

隔壁又响起了他们的对话声：

“哎，”卢云拿起酒杯，一边让卢建辛斟酒一边问：“他从厂里回来了吗？”

“回来了。我喊过他了，可他还是不来，小家伙真不懂事。”

“为什么不来？”

“可能劳动一天太累了。”卢建辛不知从哪找来这话。

“他干什么工作？背大包的，这么累？”卢云脸变得铁

青。他的属下，无论是谁，都得服从他。可是，姐姐的儿子居然对自己不当回事，真叫人生气。“去把他叫来。”

“找他有什么事呀？”

“你别管，去叫来。”卢云坚持道。

卢建辛走出吃饭间，又来到儿子跟前。

“大舅舅叫你去，快去吧，这么大的人也该懂事儿啦！”

“我不去。”儿子头也不抬，“你对他说，我身体不舒服！”

“不舒服？不舒服还看书？看什么书？”

“《萍踪侠影》。”

“你也太任性了。快去一下。否则你舅舅要生气的。”

在卢建辛看来，不去惹卢云生气是最大的愿望。吴心敏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忽地站起身，低着头朝屋外走去。

吴心敏好久没有看到卢云了。他总感到卢云身上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这种气势是来自他的宏大财力？兴旺的事业？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吴心敏无论怎么琢磨也弄不清楚这些。

饭桌上摆着油爆花生米、红烧带鱼、蹄膀汤之类的菜。吴心敏走过去，心里有点别扭，不知如何说才好。于是他什么也不说，悄然坐到饭桌旁的方凳上。

“最近忙吗？”还是卢云先打破这尴尬局面。

“嗯……有点儿忙。”

“他大学快毕业了吧？”卢云问卢建辛。

“什么？”吴心敏木然看着卢云，“我怎么上大学了呢？”

“瞧你的记性！”卢建辛瞥了卢云一眼，嗔道，“他在厂里当工人。”

“啊，是在厂里工作，哈哈，看我的记性！”

吴心敏生气地瞥了他一眼。

“你们厂里奖金高吗？”卢云问。

“上次你来我家时就问过我了。”

“噢？哈哈！”

“舅舅连我是上学还是工作都弄不清楚，拿多少奖金当然不会记住了。”

“嗯……这也难怪我呀。唉，忙得我差点连自己住在哪儿也不知道了。一个人在干几个人的工作呀！年纪又大了，你的事嘛，难免记不清楚啦！”

“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事呢？”

“不做事怎么换钱过日子？”

“为什么要那样拼命赚钱呢？舅舅大概成了百万富翁了吧！”

“你们不知道我。其实我对金钱没一点儿兴趣。”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你不懂。现在有些人一心为了赚钱，所以他们干不成什么大事来。我是为了振兴中华去办事，因而各方面的人都支持我。钱嘛，只不过是副产品。我并不看重这些钱。这些钱都是用来办新的事业的。”

“这些大道理，我听了感到挺玄乎的。”

“哈哈，那就不谈这些了。来，喝点酒。”卢云说着拿来那只酒瓶。

“不，我不喝。”

“你不是会喝酒的嘛，怎么不喝呢？”

“今天我身体不舒服。”

“嗨，没关系。感冒啦？感冒了，喝点酒反而好得快。”

“我一点都不想喝。”吴心敏的语气很坚决。

他知道，和大舅舅喝酒，就等于和他妥协了。他也知道，母亲对自己这种做法是反对的，因而他也不喜欢母亲。可是，他十分同情自己的母亲。他心里清楚，母亲的卑躬屈膝完全是这个舅舅造成的。

“既然你不为钱而生存，为什么对自己的亲姐姐家要放百分之四十的高利贷呢？你能解释一下吗？”吴心敏忍不住尖锐地提问。

卢云的脸上抽搐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若无其事地说：“这怎么叫高利贷呢？借钱没有利息，谁愿往外借呢？”

“原来是这样。看来舅舅对‘振兴中华’这个时髦的口号理解得不够准确呀！”

“这……你怎么能这么讲呢？”

“如果大家嘴上都高叫振兴中华，骨子里却一门心思在打钱的主意，中华大地何时能振兴呢？”

“小敏，你别再说了。”卢建辛终于来制止了。

可是，吴心敏一边在竭力挣脱母亲又拉又拽的手，一边更加厉声地说着：

“我爸爸身体有病，长期没工作，家里经济一直很困难。现在政策放开了，好不容易申请了营业执照，办了个书亭，你倒好，见有机可乘，借给我们一笔高利贷。没想到，书亭的生意不好做，那笔钱一时还不了，你老来催，老来敲竹杠，一到我们家就要吃好的。那笔钱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你身上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振兴中华而兴办拆旧事业，那很好呀！可是我不想听你的漂亮话，只求你以实际行动表明不会对我们一家造成灾难。”

卢建辛慌得涨红了脸，不住向弟弟致歉。

“这家伙乱来了，你别放在心上。哼，我一定好好教训他。”

吴心敏白了母亲一眼，愤然转身走出了吃饭间，回到了房间里。

与大舅舅这场争论使他感到心情舒畅。总算出了一口气。然而，他又有点不安：舅舅如果真的生了气，父母亲又会怎么样呢？

过了一会，大舅舅走了。母亲好像一直把他送到了弄堂口。吴心敏来到厨房里，把刚烧开的热水灌进热水瓶里。

母亲一回来，就来找儿子。她板着脸，胸前一起一伏的。

“你发昏啦，乱讲一通！”母亲埋怨地低声说。

“不。我觉得应该讲。”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同他讲那种话，有啥用！”

“可是，我不说，他会停止对我们的剥削吗？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全家，我非争这口气不可。他名义上是借钱给我

们，可实际上呢，剥削，地地道道的剥削。哼，等我们想办法把钱还清，再也不要他上我家了。我有工作，完全可以养你到老。你对他那么好，他对你一点都没情义，我连看都不要看。我不需要这种利欲熏心的舅舅。我要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

“你出去后，”母亲嘟哝着说，“你大舅舅竟称赞你有气魄。”

吴心敏鼻子里哼了一声。他本打算从道义上压倒大舅舅，想不到卢云竟付之一笑，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势。吴心敏心想：好呀，以后再找机会同你算帐。

卢建辛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精致的钢笔，伸到儿子面前。

“你大舅舅给的。他说，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

吴心敏把头扭过去，不愿看它一眼。说真的，他很想买一支精致的钢笔。但是，现在却不能收下送上门的钢笔。收下它，就意味着败在他的脚下。他一声不吭地从母亲身旁离去。

二 不费吹灰之力

刚刚吃完晚饭，电话铃就响了。卢云拿起电话。

“阿哥，我是阿基。”阿基是他的大弟弟卢基。

“你还没回家，在忙什么？”

“有两件事要急着办，来不及回家同你讲，就打电话了。”

“什么事？”

“一件就是那个正在拆除的旧围墙的事。”

“不是开始拆了么，还有什么事呢？”

“有些居民有意见，我打听到明天一早就要到公司找你，你看怎么办？”

卢云那家华达拆旧公司在吴嘉浜路保安路口的枫林服装厂那儿拆除一堵旧围墙。眼下才拆了五分之一，围墙边住的居民就来闹事了。

“怎么回事呀？是什么人在搞这些名堂？”卢云剔着牙缝问。

“唔……就是说围墙拆除时，灰尘很大，路面乱七八

糟，影响了卫生，总之，那些居民意见很大。”

“一共有多少人？”

“大概有二十户人家吧！”

“里面都是些什么人？”

“有小学教师、工人、菜场营业员、退休老工人……”

“喔，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干部呢。”卢云呸地一声吐出剔除的鸡骨头，“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闹的？”

“唔……是从下午开始的。”

“前几天还没什么反应嘛！”卢云追问下去。

“听到过一些议论。”

“什么议论？”

“就是我才讲的那些‘破坏环境卫生’之类的话。”

“只不过是在一旁说说而已吧？”

“是的。”

“这些人凑在一起就起哄啦！”

“我猜的也是这样。”

“你拿出对策了吗？”

“没有。”

“他们的态度强硬吗？”

“看来挺强硬的。”

“要求停拆的话，应当在前几天就正式提出来呀。”卢云连珠炮似地说，“拆旧围墙的事，他们早就知道了。好像有一个月了吧？”

“对。”

“那个时候一声不吭，等到我们动手了，他们就出来闹

了，这不是故意捣乱，敲我们的竹杠？”

“也许是这样。”

“好吧。你告诉他们，明天上午我恭候他们。”

“我立刻告诉他们。”

“另一件事呢？”

卢云压根儿没把这类事放在心上。他认为，无论谁要干什么事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瞻前顾后的能干什么事呢？这种思想支配着他在事业上永无止境地拼搏。

“另一件事就是顾伟中那个人……”

“谁？呵，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前几天来的那个胖子？”

“是啊。他想在明天早晨同你见面。”

“什么事非找我不可？”

“别人他不想谈。我估计，无非是愿不愿意同他合作拆第五钢铁厂的一千平方米的旧车间。”

“条件呢？”

“没有透露。他一再吹，这块肉相当肥，如果本公司不理他，他要去找汪林华了。”

汪林华是卢云在事业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冤家对头。汪林华办的鸿运拆旧公司拥有七辆推土机和四辆载重卡车、两辆小轿车、三架大型吊车。顾伟中这家伙也是了解这些情况后，才来要挟卢云的。

“如果我独吞这块肥肉，姓顾的还会赚到钱吗？”

“具体情况很难说得清，不过，看来确实挺有油水。”

卢基说，“他说他可以在各方面给予有力的合作，也可以在

同厂方谈判时搞些好处给你。他好像人头很熟。”

“好，你先同他见见面，仔细问些情况……然后，送给他一百元，牵牢这块肥肉。等我们定下对策再找他。”

卢云如释重负地挂上了电话，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在他看来，事业高于一切。所谓事业，就是造福于人民的事。有那么几个人在他兴办的事业中受到了一些损失，那是不足为怪的。比如拆旧屋，有的居民因为捞不到一点旧木料、废砖而不高兴；拆除旧桥，就会给一些居民带来不便。然而，旧屋、旧桥都不可能因此而不拆。谁有工夫去顾及那些小小牺牲者的利益呢？卢云常常对别人讲，他做的拆旧工作，就是为民谋利的。

对拆除旧围墙有意见的五名代表是：小学教师方立生、饭店服务员许小东、铝厂工人洪佩锋、菜场营业员周礼强、火葬场工作人员潘信立。

与这些人面对面坐，卢云立刻感觉到：这五位居民代表中，只有小学教师方立生多少还能讲上几句话，其余的人不过是大眼瞪小眼，默坐奉陪的人罢了。

明亮的会客室里有许多把钢管折叠椅。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吊灯。贴着墙布的四壁悬挂着几幅雅致的油画。在一个墙角的花架上，放着一盆米兰。门旁的食品橱上面竖着两幅精致的瓷盘画。

卢云抽着万宝路香烟，与他们谈话。他一开场就摆出一副压倒对方的气势。

“你们的意见我已领教了。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我